

向建设高标准

大寨县进军！

昔阳散记

莎荫书文

昔阳散记

莎 荫 书 文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本散文集,生动地反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前后,昔阳县贫下中农学习大寨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着重描写各级领导班子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带头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带头批判修正主义,带头斗争资本主义。他们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些散文夹叙夹议,意气风发,战斗风格较鲜明。

昔 阳 散 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40,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7\frac{1}{2}$

1976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6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409 定 价 0.44 元

目 次

昔阳红似火(代前言)

.....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 王金籽	(3)
不眠的夜	(10)
过“江”	(20)
阵 地	(40)
整风会下	(59)
新来的书记	(67)
普普通通的人	(82)
新苗赞	(92)
路	(107)
南河往事	(119)
访地下长城	(129)
卧虎山纪行	(138)
斗上红石坡	(149)
英雄的步伐	(157)
巨人颂	(174)
双人山下新一代	(185)

夜战丁峰滩	(195)
火一样的红心	(204)
上 任	(215)
工地上的答案	(225)

昔阳红似火

(代前言)

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 王金籽

我不是搞文艺创作的，但是，我却是一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尽管学习、劳动、工作十分繁忙，我还是要抽出时间来读一些文学作品，这对我要参加的斗争，进行的工作，都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因此，我欢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昔阳散记》这本散文集子。

一九六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以来，在昔阳这块土地上，围绕着学大寨问题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只要仔细观察一下昔阳广大群众和干部身上的变化，观察一下昔阳山山水水的变化，就不能不看到，在过去的十二年中，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看到学大寨——这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和复杂；就不能不为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大寨这面革命红旗带动下所进行的一往无前的革命大进军所激动、所感染。

这些散文的作者都不是搞文艺创作的，他们所写的散文，不过是他们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在一个又一个深夜写下来的一些感受、回忆和联想，有些是真人真事，有些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集中、概括，但是，它们都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县在学大寨运动中经历的一些震动人心的斗争，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赞扬了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修正主义者，党内的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散布什么“阶级斗争熄灭”了的鬼话，仿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仙山琼阁”，资产阶级不再存在，也不再产生了，阶级敌人也不再破坏和反抗了。实际上，这纯粹是在骗人。不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反抗还在继续，资产阶级还在同我们斗争，特别是那些炮制“阶级斗争熄灭论”，把社会主义说成什么“仙山琼阁”的走资派，更在千方百计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干着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社会主义在农村的每一个胜利，学大寨运动的每一步前进，几乎都是在同他们的斗争中取得的，这就是真真实实的历史。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惊心动魄的斗争。

大寨，这面革命的红旗早就飘扬在高高的虎头山。在昔阳，广大群众谁不向往，谁不拥护！偏偏原县委的一个领导人就反对它，就仇恨它。这个“刘记司令部”的小伙计，趁着自然灾害和苏修背信弃义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暂时困

难，带着修正主义路线的“尚方宝剑”，到昔阳走马上任的第三天，就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大寨，对着英雄的大寨人满口喷粪：“什么红旗？我就是要调查调查，现在还有多少人拥护共产党？还有多少人愿意走社会主义这条路？”他立马就给英雄的大寨人定下三条罪：大寨上报的土地面积有假，大寨上报的产量有假，大寨给国家交售的余粮有假。照他的逻辑，假的当然不是红旗，所以这面红旗自然该砍掉。然而，资产阶级是不懂得辩证法的，也必然是愚蠢的。他以为，靠他窃取的那一点权力，靠捏造是非，就可以把革命的大寨人压下去，把大寨从社会主义道路上逼回来。结果呢，只能使他大失所望。在革命的大寨人面前，他碰了个焦头烂额。革命的大寨人告诉他：“大寨的贫下中农拥护毛主席、共产党，大寨的贫下中农铁心走社会主义的路，不怕压，不怕骂，不怕坐牢，也不怕杀头。你有多大的本事就都拿出来吧！”于是，修正主义的“尚方宝剑”不灵了；修正主义的“威风”也扫地了。他只好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悄悄地滚出了大寨。

久经战斗的大寨人懂得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他们从来不松懈自己的斗争意志。一场风暴过去了，他们就准备迎接另一场更大的阶级斗争的风暴。果然，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不久，刘少奇就指使他的那个臭老婆炮制了“桃园经验”。他们的吹鼓手举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四清”的旗号，横冲直撞地闯进了大寨。当时，他们是何等疯狂，何等恶毒啊！他们把坚持革命，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的大寨干部一脚踢开，把大寨的贫下中农一脚踢开，相反地把被大寨实行了十八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地、富、反、坏搂在怀里；把大寨人用汗水换来的社会主义储备粮分了个精光，并且声嘶力竭地宣布：“大寨红旗的旗杆上生了虫虫！”然而，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老爷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总是过低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正当他们耀武扬威地抡起破斧要砍大寨红旗的时候，大寨革命的共产党员冲上来了，贫下中农冲上来了。他们怒斥那些可怜虫：大寨贫下中农听毛主席的话，走的是社会主义的路，资产阶级打不进来，也拉不出去，“桃园经”吓不住革命的大寨人！英雄的大寨人把“桃园经”踩在脚下，高高举起了光芒四射的《二十三条》。于是，“桃园经”的那些吹鼓手们惊慌了，失措了，在大寨人震天的吼声中又一次灰溜溜地滚出去了。

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也是推动昔阳学大寨运动胜利开展的强大动力。

一声春雷响，遍地起红波，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昔阳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起来战斗了，起来向修正主义进攻了，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昔阳开展学大寨运动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头一个会议的决议就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

然而，阶级斗争仍在继续，正当昔阳人民沿着大寨之路刚刚迈步前进的时候，修正主义的反扑又来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又来了。他们比当年带着修正主义的“尚方宝剑”来的小伙子更阴险，比捧着“桃园复辟经”来的吹鼓手更凶狠。这次，他们又开会，又做决议，又发表演讲，又搞批判，真是喧嚣一时，不可一世。他们咬牙切齿地攻击昔阳学大寨是重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自立土规章，自定土政策”。那时候，他们真有把虎头山一脚踏平，把松溪河一口吞掉的野心。

大寨人闹革命，是靠党的基本路线指引，靠斗争哲学。昔阳人民就是学大寨的这个根本经验，坚持斗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斗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派。大寨人常说：“革命就靠斗！”这是真理。你攻来了，我们就不客气，也不心慈手软，针锋相对地斗。那时候，我们昔阳二十万人民的斗劲鼓得足足的，眼睛擦得亮亮的。他们反冒进，我们反右倾。他们骂我们刮了共产风，我们就驳斥说：“可惜我们的风刮得太小了，还得刮大点，不是刮八级、九级，要刮十二级，直到把你们的歪风顶回去！”他们骂我们“想一个早上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就告诉他们：“共产党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奔这个目标是铁了心了，谁也扭不转。至于你们，想一个晚上复辟资本主义，那是痴心妄想！”当时有些好心人劝我们说：“你们可要小心点，站在你们对面的可是省里的一个大人物啊！”昔阳人民坚定地说：“学习大寨贫下中农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不怕大人物，

谁搞修正主义，我们就同谁斗！”

在斗争最激烈的日日夜夜，昔阳的农村里、县城里，山野里、工地上，到处都燃烧着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真是昔阳处处红，遍地红似火！正是阶级斗争的烈火，炼红了昔阳二十万人民的心。人人心向毛主席，人人心向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用无畏的勇气、顽强的战斗、艰苦的劳动、辛勤的汗水，彩画了昔阳的社会主义大好山河，筑起了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一大批象大寨党支部那样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党支部成长起来了。

一大批象大寨那样的带头学马列主义，带头批修正主义，带头斗资本主义，带头干社会主义的年轻干部成长起来了。

一大批象大寨贫下中农那样的，懂得阶级斗争，懂得辩证法，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决裂的一代新型的农民成长起来了。

一大批象大寨那样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决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文艺队伍成长起来了。

一大批象大寨人那样的一心为革命的赤脚医生队伍成长起来了。

.....

我不是文艺工作者，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

究很多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不想评论这本散文集子，但我认为，散文不应该是什“清清的流水，绿绿的山”的轻淡描写；散文作者也不应该是一个旁观者发出“优美呀”、“伟大呀”的空洞的赞叹。

今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进行着空前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天翻地覆的革命，是亿万劳动人民所从事的伟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最伟大的革命大进军。所以我喜欢那些洋溢着时代气息的散文，喜欢那些象奔腾的江河，象澎湃的大海，反映时代风云的具有战斗风格的散文。

这个集子里的散文，不一定完全是战斗性很强的作品，也不一定深刻地反映了七十年代的伟大的中国农民的历史进军，但是，它多多少少有了那么一点影子，有了那么一点味道。因此我很乐意为这个集子写这篇不是前言的前言。

不眠的夜

又是一个深夜。

初冬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飘洒着，劳累了一天的社员已经沉沉入睡了，只有沾岭山工程指挥部的灯还亮着。

这是一眼半旧了的石窑洞。窑洞中间，炉火正红。满屋是纸烟、小叶烟的刺鼻的辣味，人影在暗红的灯光下闪动着，县委常委们还热烈地讨论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一刻了，就从背后轻轻推了一下正在发言的老刘：“该散会了，你们不是天明还上沾岭山吗？”

老刘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对着挤在一起的常委们说起来：“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这三个‘一部分’，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反复深思的。为什么在工人中间会出现一部分资产阶级？为什么国家机关中会有一部分人变成资产阶级？最危险的是为什么共产党员中有的人会变成资产阶级？这个变，从哪里开始？这几天，我总在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们这些人，是一个县掌握政权的人，我们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要是不注意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就很可能出在我们领导

班子里。”

有人粗声粗气地接上一句：“是啊，我们得象大寨的同志那样，敢于革自己的命，才能防止这个变。”

老刘兴奋起来：“对！咱们县委的同志，还要好好学习大寨同志们坚持革命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最根本的是时时刻刻记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走斗争的路；时时刻刻记住当普通劳动者，搞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不搞舒舒服服。斗争，我们先上；有苦，我们先吃；工作，我们多干；享受，我们不沾。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改造世界观啊！”

县委常委们的理论学习在继续着。时间，在黑沉沉的夜里，随着飘落的雪花逝去，一分、十分、三十分、六十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啊！我走出了闷热的工地指挥部，仿佛回到了这九年中数不清的不眠之夜里：

那还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一九六七年春天，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那天晚上，县革委大楼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县革委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九年过去了，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次会议。会议一开始，老刘就说：

“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十分深刻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不同于三年解放战争，不同于土地改革，也不同于合作化。这场大革命，革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革的是党内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命。”句句话，象重磅的炸

弹，震得会议上每个人的心都在颤动。会议开始时那种吵吵嚷嚷的声音没有了。会场静得能听到每一个人的呼吸。

另一个常委委员环视了一下坐在自己周围的战友，接下去说：“今天，我们把权力从走资派手里夺过来了，有的同志说，革命成功了，对吗？不对！难道从今天起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难道走资派就不会回潮，反扑了？难道我们中间就不会再产生走资派了？所以，我们的第一次常委会，应该严肃地讨论一下：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锻炼过的战士，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永远走革命的路？”

那一个夜，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夜，也和今天沾岭山工地指挥部的这个夜一样，是一个战斗的，炽热的，严肃的，紧张的夜。满屋是纸烟和小叶旱烟的刺鼻的辣味。大声的争论中夹杂着嘁嘁喳喳的小声议论，往茶杯里倒水的声音，挪动椅子的声音，偶尔还有拍打桌子的声音。

参加会议的人有农村的共产党员、工厂的革命战士、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刚刚站出来的老干部。他们学习着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总结着原县委的一些人变成走资派的深刻教训，讨论着他们自己将要迈开的步伐：

“不懂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就搞不成革命。”

“我们都有一个严重的任务，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忘记了劳动，就会变成官老爷，变成剥削人的人！”

“反正不能搞刘少奇的那一套，拿高工资，坐小汽车，

住大楼，发命令。我们应该象大寨的同志那样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

.....

早春的黎明，给会议室的窗玻璃涂了一层淡淡的红霞。老刘精神抖擞地站起来：

“同志们！群众把我们推选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对常委会的两个决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同意！”满屋子的人一个声音。

于是，在革命委员会诞生后的头一个不眠之夜，两个决议通过了：一个叫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革委会领导班子理论水平的决议；一个叫认真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在全县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决议。

第二天吃罢早饭，革委会的常委们陆续出发，向全县人民传达县革委会的决议去了。我跟着老刘，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虽然他彻夜不眠，仍然精神振奋，迈着矫健的步伐。这是一个不知道疲劳的人，一个心眼里只有革命的人，一个忘我的人哪！

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县革委会成立的那个不眠之夜开始，九年中，在三大革命的阵地上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斗争，县委的同志们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一九六八年，全县学大寨的头一个样板工程——界都河打坝造田工程开工了，县委会的全体成员上了第一线。

白天，他们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社员们都休息了，他们却在豆一样的小油灯下，商量工地大批判的火该往哪儿烧，社员的积极性该怎么往起调，工程的进度该怎么样往快赶，工程的质量该怎么往高提。八月，工程刚刚做了一半，暴雨就送来了一场山洪，松溪河没明没夜地奔腾、咆哮着，疯狂地向未完成的大坝冲击。在那紧张的日子里，县委的同志们七天七夜没下过大坝。一个黑夜在同洪水激烈搏斗中过去了，又一个黑夜在同洪水激烈搏斗中过去了。县委委员们的眼熬红了，身子也瘦了。终于，天晴了，水退了，将要完成的大坝巍然屹立在松溪河上。那天早上，当一抹早霞染红了天边，一千多民工拧掉了衣服上的泥水的时候，老刘和县委的委员们却顾不得洗去浑身的泥水，扛起铁锤，跨上了大坝。他们用震撼山谷的声音对治河大军又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号召：

“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修正主义，不怕资本主义的英雄汉！谁也挡不了我们走革命的路，谁也挡不了我们学大寨！我们继续干！”

.....

在这万山丛中的沾岭工地指挥部，在这山间老旧的窑洞里，在这些领导人身上，过去战斗岁月的痕迹，正在晨曦中闪动。

县委常委会在继续进行着，猛听得老刘对县委的老李说：“老李啊，今天我可得给你下个禁令了，往后不许你同社员拚着命干了。在县委中，你的年纪不算太大的，可你的身